

演员

□朱朱

朋友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,偶然在酒店里遇到他熟悉的人,完全是另一种模样和神情,感慨寻常人的演技可以跟明星一起去争夺奥斯卡小金人儿。后来细细思量,其实生活中演戏的成分比比皆是,演员们演的是别人,而寻常人演的则是自己所希望的那类人。

看《恶之花》的时候想到了《史密斯夫妇》,夫妻俩玩猫鼠游戏也不止一家,都说结婚要门当户对,是为了防止以后遇上麻烦。可现实里的爱情来了会令人智商下降,头脑发热的后果便是用一生的精力去维持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平衡。破碎的可能与双方平衡能力几乎成正比。《恶之花》开篇的风平浪静没多久,便进入双方怀疑模式,而《史密斯夫妇》明明知道彼此的真相,依然扮演着寻常家庭里的生活,男的上班挣钱,女的在家煮大餐等老公回来。有时候人生让人很困惑,满足于现状风调雨顺的生活很让人羡慕,最幸福的模样莫过于此。什么都想要的人往往过得颠沛但又精彩,那些因爱而生的痛苦彷徨坚忍与柔和,人性中最珍贵的品质又是逆境所催生。

李准基扮演的男主都贤秀和父亲都是天生的反社会人格障碍者,冷静,高智商,不具备正常人的感情和共情能力。14年后,男主化身成为“白熙成”开始崭新的幸福生活,但他的妻子却是一名重案组刑警,过去的一切在她查案的过程中再次从地底挖出。有时候,困难都是因为贪婪所致,两难则是更高层次的贪婪,人的身体只有一个,人生只有一次,老婆老公也只能有一个,双重性格双重面孔也会带来双重压力,双重享受的同时也具有双重危险。杀人犯的儿子都贤秀娶一个刑警老婆,是想逃避父亲的阴影,感觉车智元能保护自己。那个爱妻爱女的完美丈夫和冷血的转换,通过他的丹凤眼转变来实现,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对着视频反复模仿练习各种表情,就像一个可怜的小丑。反社会人格障碍也想通过融入社会来消除自己异于常人的恐惧。

前阵子《隐秘的角落》备受关注,同时另一部韩剧虽然是精神病但是没关系》中的女主同样也是反社会人格障碍,科普了不少精神领域的科学知识。抑郁、分裂、双重人格等精神障碍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,在对精神病院有着误解的前提条件下,感觉那类人统统都是疯子。事实上,在改变环境和得到足够的关爱的条件下,大多数数人都会得到治愈。追到11集,车智元揭破了白熙成都是都贤秀,力劝他逃跑,都贤秀坐在车上渐渐流下了眼泪,这一次似乎不是通过照镜练习而来。看上去他的结婚生子只是为了自保,每天的微笑都只是一种不带情感的练习。但在与女主多年生活的浸染下,在自己营造的幸福生活里,尽管仍带有过去的阴影和因恐惧而产生的幻影,仍旧一步步走向了治愈。

有一位长者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,“假如一个坏人一辈子在演一个好人,一直做好事,尽管那不是由衷的,他就是一个好人。”看来在生活里有演戏的成分也不是件坏事。个体所做的一切行为都组成了自我生长的环境。尽管不是自愿,但依旧会被自己感动。而被自己感动恰恰是心理学上最珍贵的内驱力。

忍不住剧透一下,原来连环杀人案的源头是里长的死,里长的死是因为里长收养了男主和姐姐后,却对姐姐猥亵,被姐姐错手杀了,但是善良的男主一力承担责任,将社会的靶心引向了自己。听一个心理咨询师说过,大多数精神卫生的问题,都是因为患者本身太过善良,缺乏外向的输出机制,类似于负能量自我积压到极限后的爆发。

忽然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,假如你对生活不满意,那么就积极地演起来吧,往你期望的方向去演,有时候假装时间久了,便会慢慢进入你所期待的角色当中。假如不知道男主的真实面孔,他在家表现得真是无懈可击,给孩子吹头发喂饭,给老师带餐后水果,一大早给老婆煮美味的锅巴汤,假如他能演一辈子,被蒙蔽的家人也是幸福的。

往你期待的方向,演了试试看。



旅途中的歌

□陆小鹿

听歌有很多场合,一个人走路,做家务、洗澡时我都会听歌,音乐带给我灵感,愉悦了心情,驱走了寂寞。

旅途,也是一个很好的听歌场所,听一首与彼时彼地情景交融的歌,不但能深刻旅途记忆,还能拓宽听歌领域。

南澳岛的清晨,我和老公开车环岛游,路上看到一种蓝色偏紫的花,一簇簇,清新迷人。我对陌生的花朵很感兴趣,当日下午,用APP识别,原来它叫蓝花草,好美的名字,耳畔不禁响起一句歌词:“我从山中来,带着兰花草。种在小园中,希望花开早。”虽然,它并非胡适诗中的兰花草,可是因为读音相同,很自然地我就将它代入了诗中,代入了歌中。重新上车后,我打开刘文正演唱的《兰花草》,一路歌声,一路花香,南澳岛不再仅仅有海的记忆,还多了花的记忆。

在潮州旅行时,有一个晚上,我们去滨江长廊散步。潮州有一座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——广济桥。启闭式桥很有意思,白天,东西桥之间由18艘梭船连接;晚上,梭船开走,东桥与西桥就断开不能通行。潮州人好喝功夫茶,来滨江长廊纳凉的当地人,把功夫茶具也带去了滨江,一边坐在长椅上喝茶,一边唠嗑、赏景、乘凉。我站在江边,插上耳机,开始播放手机里新下载的一首潮州歌《一壶好茶一壶月》,沿着江边,边走边吹风、听歌、拍夜幕下灯光闪烁的广济桥,以及江对面如同笔架似的韩山,潮州城的韵味就如一笔中国水墨,在夜幕下一点点氤氲开来。

听歌也讲究“天时地利”,我们平时很少有机会听方言歌,或者说,平时去听也很难找到感觉,只有在景中,歌曲才能发挥出最大化的背景渲染功能。去年夏天,我在海口小玩了几天。难忘海口的万人海鲜广场、充满烟火气息的骑楼群,观澜电影公社,还有海边咖啡馆里一杯当地产的福山咖啡。海口也有一条滨海大道,两侧的椰树婆婆娑娑,离开市区去机场,经过滨海大道,我坐在车子上听海南话演唱的琼州民歌《久久不见久久见》:“久久不见久久见,久久相见才有味……”海南话演绎的“久久”二字远比普通话更为深情,听得我一时难舍难分。也是在海口期间,我喜欢上了一首超级好听的海南歌《石榴园》,这是海南人耳熟能详的一首歌,我一直单曲循环听到机场,如今我对海口的记忆里少不了这一缕缕情深意切的海南音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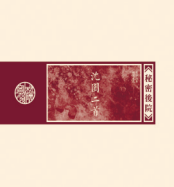
也忘不了在宁夏银川,驱车前往贺兰山的一路上,窗外,是连绵不绝的贺兰山脉,车内,我大声播放着苏阳的《贺兰山下》,忍不住热泪盈眶……

新视听

沈园二首

秘密后院

《沈园二首》是秘密后院发布的新专辑《三个短篇》其中之一,一套三张,各成篇章。另两个短篇分别是《三清巷》和《赋别》。因一首歌衍生出几首曲子,是乐队一直想玩的事。词意人声诉之不尽的,就让琴箫继续倾吐吧。所以乐队分别又做了箫、古琴、吉他和阮,三首纯器乐曲的呈现。



似近似远

旅行团

我们常常祈求一个确切的状态,期待面对的问题与选择都有对应的答案。然而我们所希望的、我们习以为常的、我们以为唾手可得的,忽然在某一时刻,遁入了迷雾中。那些人事物似乎很近,却逐渐远去,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再次掉转方向来到我们面前,但没有人能确定,这是不是最终的。



最美逆行者

巨兴茂导演

“兔子叔叔”意外滞留武汉,在《生死考验》下依旧乐观地鼓舞身边人;货车司机老杨和90后司机冬至在漫漫路途中共同成长,为武汉送去爱和温暖;夏医生与妻子卢医生共赴疫区;在共同隔离期间,婆媳大战一触即发;医务人员、解放军、志愿者主动请缨,逆行抗“疫”,盼到了火神山医院建成;方舱医院里,各有特点的轻症患者组成了苦中作乐的“临时家庭”……



沉默的真相

陈奕甫导演

嫌疑人杀人抛尸,却因意外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当场抓获。现场至少有几百个目击证人,嫌疑人对整个犯罪经过也供认不讳。人证、物证、口供,证据链齐全。就在检察机关对嫌疑人正式提起公诉之时,案情却陡然生变……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令人震惊的案情?为了查清真相,有一位检察官历经十年光阴,付出了青春、事业、名声、前途、家庭等等无数代价,甚至,还包括生命。



书中人·剧中人·眼前人

——从《葵花日记》说起
□姚苏平

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高度评价曹文轩的作品:“讲述孩子勇敢面对巨大的艰难和困境的故事,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挑战的榜样。”曹文轩赋予了“油麻地”“草房子”、哑巴“青铜”、妹妹“葵花”以光彩夺目的感召力。

在视觉为主导的大众文化时代,舞台剧改编在经典的普及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虽然改编后的经典往往会有“变形”,但经典的梗概、经典中的人物能够更广泛地走进千家万户。尤其是在很多孩子接触过曹文轩的作品之后,如何凭借经典的优势,将文学经典以舞台“具象的形式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充分展现情感的空间”(曹文轩语)?如何将文本的意境悠远转换成舞台上的诗画交融?如何将原著直面苦难的伟大精神与台下的儿童观众“共情”“共鸣”?如何通过舞台的传情达意,刷新观众对儿童剧“简单直白”的固化认识?儿童剧《青铜葵花》交出了一份极为漂亮的答卷。

对于编剧和整个剧组来说,儿童剧的热点和难点,都在于很多孩子熟知原著,孩子们自然会对改编后的儿童剧带有甄选的挑剔,缘于它是最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之一:生动的人物形象、丰厚的人文内蕴,以及鲜明的原创品格。曹文轩描写苦难,却不囿于苦难;他从生命哲学的苦难意识出发,以志存高远的大手笔写“儿童”,以童稚、懵懂的儿童立场写“人生”。因此,带给儿童剧的首要挑战是,掌握原著的精神内核,追随原著的伟大精髓。由此,儿童剧删繁就简地选取了“收养”“让学”“被欺”“挨饿”“活着”“离别”等六个片段,紧紧抓住情节“主线”,将困境中青铜葵花一家的彼此牺牲、相互成全,演绎得荡气回肠。让台下的儿童观众领略到了直面苦难、不卑不亢的“青铜葵花”精神。

与此同时,细节上尝试各种现代艺术表现手法和形式。向日葵的花海、萤火虫的轻盈,以及葵花妹妹那件缀满“葵花”的新衣,都将苦难生活里人心的温暖,演绎得丰盈醉人。而以金属线条勾勒出来的“老牛”的羸弱,以及活活饿死时的沉重舞步,将“苦难”更具象、更触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;也照拂了生活在当下,境遇优渥的儿童的心理感受。那些以传统花灯方式呈现出来的“鸭群”,充满了场景交替间的生动和童年的趣味。

以上种种突破,都带着“独乐乐”的艺术气息;真正能够让《青铜葵花》成为现象级的儿童剧,更源于剧组2018年至2019年,近500场的“送戏进校园”。比如巡演的第100场是在泰兴市特殊教育学校,面对残障儿童,儿童剧更是充分发挥了视觉传达的优势,向这群折翼天使发出了“坚毅如青铜,灿烂如葵花”的诚挚祝福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“葵花”主演杨晓蒙用“日记”的方式记录下了儿童剧从诞生到巡演的整个过程。她的亲历实录《葵花日记》更充分地展示了舞台光环背后,主创人员的理想信念和辛勤付出。

颇有戏剧意味的是,杨晓蒙来自内蒙古,立志成为奋战在江苏文艺大地上的乌兰牧骑“轻骑兵”。这部儿童剧只在大型剧场表演了3场,却在长三角地区多所学校以“高雅艺术进校园”的方式巡演了近500场,真正践行了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新时代文艺精神。这其中的风雨无阻、因陋就简、辛苦劳累……都可以想见。虽然这和原著中的“苦难”叙事并不相同,但是不畏苦、不怕难,正是“青铜葵花”的精神气度。从《葵花日记》里,可以领略到从主创团队到每一位演职人员不仅“身入”,更是“心入”“情入”,以接地气、重实效的方式将经典作品改编为高水准的儿童剧;更以“脚力、眼力、脑力、笔力”的实干精神,把儿童文学经典以“文艺惠民”的方式润泽无数儿童,厉行着“培根铸魂”的文艺使命。这是儿童文学改编的新篇章,这是中国儿童剧的新起点,这是儿童文艺传播方式的新时代。